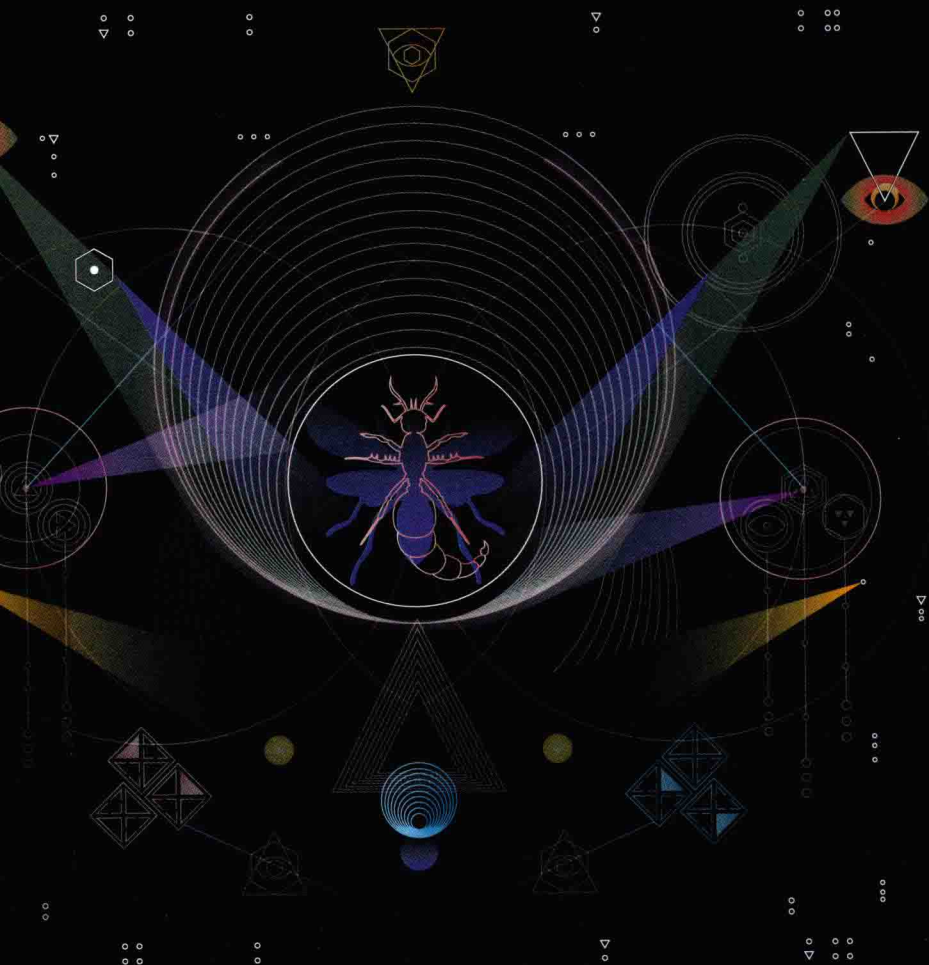


ENDER'S GAME

安德的游戏

▷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 李毅 译



ENDER'S
GAME

安德的游戏

▷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 李毅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ENDER'S GAME by ORSON SCOTT CARD
Copyright: © 1977,1985,1991 BY ORSON SCOTT CA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Gaotan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6-18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德的游戏 / (美) 卡德著; 李毅译.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39-4494-0

I. ①安… II. ①卡… 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科
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0068号

责任编辑 陈富余
装帧设计 何月婷

安德的游戏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李毅 译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267千字
印张 10.25
插页 2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494-0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HARACTER



战斗学校

希伦·格拉夫上校 Colonel Hyrum Graff
(战斗学校指挥官)

安德森少校 Major Anderson
(战斗学校教官，上校的副手)

沈 Shen
(来自日本的小个子学员)

阿莱 Alai
(来自穆斯林的学员)

邦佐·马利德 Bonzo Madrid
(火蜥蜴战队队长)

佩查·阿卡莉 Petra Arkanian
(火蜥蜴战队唯一女孩)

大鼻子罗斯 Rose the Nose
(野鼠战队队长)

丁·米克 Dink Meeker
(野鼠战队小组长)

豆子 Bean
(安德最有天赋的学生)



地球

安德·维京 Andrew "Ender" Wiggin
(本书主角)

彼得 Peter
(安德的哥哥)

华伦蒂 Valentine
(安德的姐姐)



指挥学校

马泽·雷汉 Mazer Rackham
(第二次虫族入侵时拯救人类的传奇英雄)



殖民地星球

艾博拉 Abram
(殖民地男孩，跟随安德)

CONTENTS

CHAPTER 01 多余的孩子

/ 001 /

CHAPTER 02 彼得

/ 008 /

CHAPTER 03 舰队里来的格拉夫上校

/ 015 /

CHAPTER 04 进入太空

/ 027 /

CHAPTER 05 战斗学校的第一天

/ 038 /

CHAPTER 06 巨人的饮料

/ 055 /

CHAPTER 07 火蜥蜴战队

/ 067 /

CHAPTER 08 野鼠战队

/ 097 /

CHAPTER 09 洛克和德摩斯梯尼

/ 119 /

CHAPTER 10 飞龙战队

/ 152 /

CHAPTER 11 所向披靡

/ 170 /

CHAPTER 12 邦佐的阴谋

/ 195 /

CHAPTER 13 与华伦蒂的重逢

/ 221 /

CHAPTER 14 最后的战役

/ 248 /

CHAPTER 15 尾声——死者代言人

/ 296 /

CHAPTER

01

多余的孩子

“他能看见什么，能听见什么，我全都知道。我告诉你，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至少，非常接近我们要找的人。”

“以前你对他哥哥也是这样评价的。”

“他哥哥测试不合格，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和能力无关。”

“他的姐姐也是如此。我很怀疑他会不会也一样。性格太软了点儿，很容易屈服于别人的意志。”

“但不会对他的敌人屈服。”

“那么我们怎么办？让他时时刻刻处于敌人的包围中？”

“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得那样。”

“我还以为你喜欢那孩子呢。”

“如果他落到虫人手里，虫人会把我衬托得像个好心肠的大叔。”

“好吧，毕竟我们是在拯救世界。就他吧。”

管监视器的太太温柔地说：“安德鲁，我想你一定已经烦透了这个讨厌的监视器。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今天我们就把它拿掉。相信我，一点都不疼。”

被叫做安德鲁的男孩点了点头。安德鲁是他的本名，但女孩的姐姐从小就叫他安德。安德（Ender）的意思是终结者。不疼？当然是撒谎，他想。大人说不疼的时候肯定会疼，他很清楚。很多时候，谎言比真话更可靠，更值得信赖。

“过来，安德鲁，坐在检查台上，医生一会儿就来看你。”

监视器关闭了。安德试着想象这个小仪器从他后颈上拿掉以后的情形，在床上翻身时不会再硌脖子，洗澡时也再不会因为安装的地方肌肉渗水而脖子疼。而且，从此以后彼得也不会再恨我了。我要回家让他看看，我跟他一样，是个普通孩子了。这倒不坏，他会原谅我的，尽管我比他晚一年拿掉监视器。我们会继续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不会是朋友，决不会。彼得太危险了，我们不是敌人，不是朋友，只是兄弟。他想玩太空战士打虫族游戏时，我就得陪他玩，或许我应该多看看书。

但即使在他这么想着时，安德也很清楚，彼得是不会让自己好受的。只要彼得发起火来，他的眼神里就会出现某种东西。安德只消看看他的眼神，他眼中的怒火，就知道彼得要修理自己了。安德的脑海中响起彼得叫喊声。我在弹钢琴，安德，过来帮我翻乐谱。哦？你这个监视器小子忙得连你哥哥都顾不上了吗？还是你太聪明，不屑于做这种小事？忙着杀虫人对吧，太空战士安德？不，不，我才不要你帮忙呢，我自己会做，你这个杂种，你这个多余的杂种！

“一眨眼就过去了，安德鲁。”医生说，“趴在这里。”

安德点点头。

“要拿掉很容易，不会感染，不会危害身体，不过会有点发痒。有些人离了它，会觉得身上好像少了点什么，莫名其妙地总想找点东西，却又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你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我告诉你吧，其实你要找的就是监视器。它怎么没了？过几天这种感觉就会消失的。”

医生在安德后颈上拨弄着。安德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好像有根针从

他的脖子一直刺到肚子里！他的脖子抽搐着，身体向后猛地一挺，头扬起来又落下去撞到台面。他感到自己的两条腿正不由自主地在台上乱蹬，双手紧抓着台面，手指扣得生疼。

“迪迪！”医生大叫，“快来帮忙！”一个护士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帮他松弛肌肉，把那个递给我，快！还等什么！”

两人传递着什么东西，安德看不见。他朝检查台侧一歪，跌了下去。“我得把他拉起来！”护士尖叫着。

“用劲儿。”

“你自己来，医生，他力气太大，我拉不动。”

“不要全部注射，心脏会停跳的！”

安德感到一根针刺进身体，就在衬衣领子后面那个位置。针刺的地方火烧火燎般疼起来，也不知道注射的是什么。那股火向全身蔓延，安德感到自己的肌肉正慢慢松弛下来。他又疼又怕，到现在才能哭出声来。

“你还好吗，安德鲁？”护士说。

安德好像不知道怎么说话了。他们把他抬上检查台，检查他的脉搏，还有其他的什么。他一点儿也不明白。

医生的声音有点发颤：“他们把这东西留在这孩子体内三年！他们到底想知道些什么？这可能会弄死他，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他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啊！”

“麻醉剂什么时候失效？”护士问。

“把他留在这儿至少一小时，看着他，如果他十五分钟内还不能说话，马上叫我。我们可能给他造成了永久伤害，他又不是虫人！”

下课前的十五分钟，他回到彭小姐的课堂上，脚步还有点不稳。

“你还好吗，安德鲁？”彭小姐问。

他点点头。

“你病了？”

他摇摇头。

“你看上去好像不舒服。”

“我没事。”

“最好坐下休息一会儿，安德鲁。”

安德走向他的位子，突然在半路上停了下来。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你的座位在那儿。”彭小姐说。

他坐了下来，还是感到身边少了某件东西，某件属于他的东西。我会找出来的，他想道。

“你的监视器！”坐在他后面的女孩轻声说。

安德耸耸肩。

“他的监视器没有了。”她小声对其他同学说。

安德摸摸自己的后颈，那儿有一块胶布，监视器不在了，现在他跟其他人一样了。

“被刷下来了吗，安德？”坐在过道对面的男孩问。安德想不起他的名字。彼得？不对。

“安静，史蒂生。”彭小姐说，史蒂生傻笑着。

彭小姐在讲乘法，安德在他的电子桌上涂鸦。他画了一座巨大岛屿的轮廓，让电脑从各个角度模拟出它的立体模型。彭小姐知道他没专心听课，但也不会管他。安德什么都知道，即使不听讲也知道。

忽然，电子桌上有一行字冒了出来，从屏幕的上端往下移动着。没等文字到达屏幕下端，安德就看清了内容——“多余的小屁孩！”

安德笑了。最先弄明白怎么发送信息，并让信息在桌面走来走去的人是他。他的对头在讽刺他，但却采取了赞美的手段。成为多出来的孩子不是他的错，这是政府的主意，只有他们才有这个权力。否则的话，

像安德这样的多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上学读书？现在他的监视器已经拿下来了，说明政府的实验没有成功。他想，如果政府做得到的话，他们肯定会收回特许他出生的授权书。实验没有成功——删除实验品。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有的忙着关掉电子桌上的屏幕，有的仓促地往里面输入备忘录，还有的正往家中的电脑传输作业或数据。几个学生围着正在输出打印件的打印机。安德把手放在电子桌边沿的儿童小型键盘上，心想，成年人的大手用这种小键盘不知会是什么感觉。大人肯定会觉得自己的手又大又笨，指头粗粗手掌厚厚。当然，他们有大键盘，但那么粗的手指怎么也不可能画出非常细的线。安德却可以。他画的线条非常精细，从屏幕的中心到边缘，最多可以画七十九个同心圈，圈与圈之间绝不重合碰触。在老师无休无止地讲算术时，他就这样打发时间。算术？姐姐华伦蒂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教会他了。

“你没事吧，安德？”

“是的，彭小姐。”

“再不走就赶不上校车了。”

安德点点头站起来。其他学生都走了，他们应该在等车吧。现在，安德的监视器不再压着他的脖子，监视他看到、听到的一切。其他学生可以对他说他们想说的话，甚至可以打他，不会再有人监视这一切，也没有人会来救他。戴着监视器还是有好处的，他会想念那些好处的。

史蒂生，当然是他。他的块头并不比绝大多数孩子大，却比安德大，而且他跟一伙哥们儿在一起。他总是约一伙人替自己撑腰壮胆。

“喂，小屁孩！”

别搭理他。什么都别说。

“喂，小屁孩，跟你说话呢。小屁孩，喜欢虫人的小屁孩，我们在跟你说话，没听见吗？”

安德想不出应该怎么回答。搭话只会更糟，不管他说什么，都是别

说话的好。

“喂，小屁孩，粪蛋儿。被刷下来了吧？你不是总以为比我们强吗？现在你那宝贝疙瘩没了吧？小屁孩，脖子上只剩下块胶布了。”

“你们能让我过去吗？”安德道。

“我们能让你过去吗？哎，咱们该不该让他过去？”一伙人全笑了，“行啊，让你过去。先让你一条胳膊过去，再放你的屁股蛋儿过去，然后嘛，没准儿还能让你过去一块膝盖。”

“小屁孩的宝贝疙瘩没喽。”大伙儿唱起来，“小屁孩没了粪疙瘩，小屁孩没了粪疙瘩。”

史蒂生开始伸手推搡，安德退后了两步，背后又有人把他朝史蒂生推过去。

“拉大锯，扯大锯。”有人在唱。

“打网球！”

“打乒乓！”

这样由着他们摆布，结果好不了。安德一横心，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史蒂生的胳膊再一次推来，安德伸手就抓。没抓着。

“哟，想干仗？啊？想跟我来一仗，小屁孩？”

安德背后的人揪住他，让他动弹不得。

安德一点儿也不想笑，但他硬是笑了出来。“瞧你们的意思，非得这么多个才对付得了一个小屁孩？”

“我们不是小屁孩，粪蛋儿。你那把力气，跟个屁差不多。”

但史蒂生他们还是把他放开了。他们刚撒手，安德拼命飞起一脚，正踹在史蒂生的胸口上。他摔倒了。安德反而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一脚就能把史蒂生踢倒在地。有一个因素安德没料到，史蒂生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根本没准备好应付对方的拼死一击。

有一会儿工夫，其他人连连后退，史蒂生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大家

都觉得他肯定是死掉了。安德开始考虑怎么对付这一伙人日后的报复，别让他们明天来个一拥而上。非来个一家伙赢彻底不可，不然的话，每天都得打，一天比一天糟。

虽然只有六岁，安德也知道打架的不成文规则：对手倒下后不能再打——只有畜生才会做这种事。

安德走近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的史蒂生，狠狠一脚踢在他的肋骨上。史蒂生惨叫一声，滚着躲到一边。安德绕到他另一侧，又是一脚。这一脚踢在胯下，史蒂生疼得叫都叫不出来，身体一折，蜷缩起来，眼泪滚滚而下。

安德抬起头，冷冷看着其他人，说：“要是你们明天早上一起来打我，我多半会被你们打得很惨。但你们别忘了，我是怎么收拾欺负我的人。只要你们敢打我，你们就得小心，看我什么时候报仇，看我怎么揍死你们。”他一面说，一面又一脚踢在史蒂生脸上。鲜血涌出史蒂生的鼻子，喷在旁边地上。“我对付你们的时候可不会就这样算了，”安德道，“还要狠得多。”

安德转过身向远处走去。没有一个人追上来。他转过拐角，走进通向车站的走道。随后过来的男孩们远远地站在他身后，议论纷纷。“天哪，瞧瞧他，被安德干掉了。”安德把头靠在墙上，哭了起来，直哭到校车开来。我跟彼得没什么区别，没有了监视器，我跟彼得一模一样。

CHAPTER

02

彼 得

“好了，监视器已经除下来了，他现在情况如何？”

“过去这些年，我就像住在他体内一样，一住几年，都习惯了从他的角度看问题。现在面对面地看他，还真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也看不习惯他的面部表情，过去我都是在感受那些表情。”

“得了吧，我们又不是在做心理分析。我们是军人，不是心理医生。他把那群坏小子的头儿揍了个屁滚尿流，你也看到了。”

“他的手段很彻底。不止是打，而是朝死里狠打，就像马泽·雷汉在——”

“得得，饶了我吧。这么说，委员会的意思是他通过了？”

“大多数人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看看他怎么在没有监视器的情况下对付他哥哥。”

“他哥哥？他哥哥会怎么收拾他，你就一点儿不担心吗？”

“我们干的不是毫无风险的行当，这话可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我看了以前录的几盘带子。不忍心啊。我喜欢这孩子，我觉得我们这么做是在折磨他。”

“我们当然是在折磨他，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邪恶的巫婆，

许诺的是小姜饼，到头来却把那小可怜活生生吃掉。”

“真替你难过，安德。”华伦蒂看着他后颈上的胶布，轻声说。安德靠在墙上，门在他身后自动关闭。“我不在乎，我喜欢没有监视器。”

“什么没有了？”彼得走进客厅，咬了一大口涂满花生酱和黄油的面包。

在大人们看来，彼得是个年仅十岁的小男孩，一头浓密的、乱糟糟的黑发，一张俊脸酷似亚历山大大帝。可安德不是这么看的。安德看彼得时，只注意他是不是心情不佳、无聊厌烦。这些情绪非常危险，几乎必然给安德带来痛苦。现在，彼得的视线落在他脖子上的胶布上，眼里现出那种很说明问题的怒火。

华伦蒂也看出来了。“现在他跟我们一样了。”她说，希望在彼得发作之前能让他平静下来。

但彼得不想平静。“跟我们一样？他一直戴着那个破玩意儿，直戴到六岁！你是什么时候除掉它的？才三岁。我是五岁之前！他才不像我们呢，这个小杂种。”

骂没关系，安德想，继续骂吧，彼得，骂骂没事。

“好了，现在你的守护天使不在身边了。”彼得说，“没人会再知道你的痛苦，再听到我对你说的话，看到我对你做的事。对不对？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安德耸耸肩。

彼得突然笑起来，嘲弄地欢呼着，还拍着巴掌。“我们来玩太空战士打虫人。”他说。

“妈妈去哪儿了？”华伦蒂问。

“她出去了。”彼得说，“这里我说了算。”

“我要打电话告诉爸爸。”

“你去呀，”彼得说，“你知道他从来不管的。”

“好吧，我玩。”安德说。

“你扮虫人。”彼得说。

“让他扮一次太空战士吧。”华伦蒂说。

“放屁，你滚开，”彼得大怒，“上楼去，选武器。”

这游戏是不会好玩的，不是输赢的问题。孩子们在走廊里玩这场游戏的时候，虫人向来不可能赢，有时候玩着玩着就会变成欺负人。而在安德他们家的公寓里，这游戏更是从一开始就是欺负人，扮虫人的不能像真实战争里的虫人一样逃走，虫人必须一直被太空战士追打，直到太空战士不想打了为止。

彼得打开他的抽屉，拿出虫人面具。彼得买它的时候妈妈很不开心，但爸爸认为就算将虫人面具藏起来，或禁止孩子接触玩具激光枪之类的东西，战争也不会自动消失。还是任由他们玩打仗游戏，这样当虫族再次发动战争的时候，孩子们活命的机会也许就会大一些。

不用等到战争，也许游戏里我就会送了命，安德想。他戴上面具，感到面具紧紧贴着皮肤，像一只手挤压着他的脸。虫人不会是这种感觉，安德想，虫人不会戴这种面具，虫人天生就长着面具这样的脸。在它们那个世界里，不知它们的小孩会不会也戴上人类的面具来玩类似的游戏呢？它们的小孩会把这种游戏叫什么呢？虫人打黏人？虫人管我们叫黏人，因为我们跟它们相比太过柔软，体内有太多的液体。

“看招，黏人！”安德说。

他只能通过面具的眼孔看到彼得。彼得笑道：“黏人？怎么样啊？哼，臭虫人！看我怎么打烂你的脸！”

面具挡住了安德的部分视线，安德看不到彼得的打击方向，只能约略感到他在移动。突然间，脑袋一侧一阵剧痛，那里肯定挨了一记分量不轻的击打。他失去平衡，倒了下来。